

为抗日救亡而呐喊

老地下党员王燧耀回忆抗战时期的艰辛与抗争

新昌新闻网记者 胡秋萍

【老兵档案】王燧耀,男,1924年10月出生,浙江新昌人。1944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1984年10月离休。

小时候的王燧耀家住县城张家巷口(原张家祠堂对面),家里有兄弟姐妹七个。他父母开着一家磨坊店,专门替人磨面、加工面条,勉强能够维持生计。

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县的志士仁人开始积极宣传抗日。1938年夏,当时14岁的王燧耀参加了由新昌中学学生俞渭滨、金望平和新昌县“战时政治工作队”的俞菊生、叶宗淦等人联合举办的暑期孩子培训班。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王燧耀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歌》、《游击队之歌》,还学习了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每天早晨,他们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到城墙上呼喊抗日口号。就这样,抗日的种子在王燧耀心里扎下了根。

“当时,在棋盘山(就是现在的警钟山)上有一口大钟,发现日军的飞机,山上的大钟就会敲响,县城里的百姓就开始乱成一片,纷纷往城外的乡间避难。”自1940年起,日军开始不断侵扰新昌。说起当时逃难的场景,今年92岁高龄的王燧耀眉头紧锁,“城里不敢呆呀,什么时候炮弹扔下来都不知道。”等警报解除,很多人又急匆匆赶回城里救火。

1941年,侵华日军华中中陆军航空部队疯狂轰炸新昌,王燧耀逃到了长诏的姑姑家躲避轰炸。“当时,我在长诏都能够看到县城方向不断升起的光和浓烟……”回忆起1941年日军轰炸新昌的情景,王燧耀脸上仍然写满了愤恨,“那时的房子多数是木头的,日军扔下来的又是燃烧弹,县城大部分被烧成废墟,只剩东门一个角落还在。”王燧耀家的四间屋子也被烧掉了一半,据说剩下的一半还是熟人救下来的。母亲不停地骂日本

鬼子“杀头坯”,王燧耀也恨透了日本鬼子。

1942年7月,新昌沦陷,日军封锁城门,百姓进出城门都要经过西门的岗哨,并向他们弯腰鞠躬,接受“良民”检查。“日本鬼子很凶,稍有不满意,就要打人,甚至抓起来。”于是,王燧耀住到了儒吞黄泥坵的外婆家。1943年,经人介绍,王燧耀在黄泥坵小学当起了老师。与王燧耀一起教书的潘瑞衡是他的表弟,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们两个一起工作,一起谈理想、谈抗日,在潘瑞衡的介绍下,王燧耀学习《论持久战》、《社会发展史》、《唯物论》和《联共党史》等进步书籍,懂得了更多革命道理。此后,王燧耀与潘瑞衡一起,组织该校的师生进行抗日宣传,他们还写了一个话剧剧本《活捉日本鬼子》,每天组织师生排练。年底,自排自演的话剧在官元庙演出,对群众抗日觉悟的提高起到了一定作用。

“好!好!台下观众都拍手称



快。”虽然王燧耀已经记不清话剧的剧情,但说起演出的成功,他脸上满是欣慰的笑容,仍清楚地记得台下观众的反应。

为了加强从天台山到四明山根据地的交通沿线工作,1944年2月,中共新昌东南西南四分区工委将王燧耀抽调到外小将小学教书。当时,小将一带有七八所小学,老师有十多人。在每月的教学经验交流会上,王燧耀就会趁机谈一些抗日事件,并提醒老师们多关心国家大事。在此期间,王燧耀与其他教师一起,教学生们唱抗日歌曲,在学生中宣传抗日,学生们又把歌声带回家里。就这样,当地的老百姓大都能够哼

上几句。

里小将毗邻宁海、天台,每逢农历的一三五为市日,四面八方的小商贩、农民都会汇聚到集市上去售卖、淘取一些物品。每到这个时候,王燧耀就会和其他老师一起,组织学生们走上集市街头宣传抗日。大家一边走,一边喊口号或者唱抗日歌曲,还向老百姓们发传单,宣传日本鬼子们在中国烧杀抢掠的恶行,号召大家起来抗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如今,70多年过去了,满头白发的王燧耀依然还能哼唱这些抗日歌曲。



新昌新闻网记者 张佳妮

【老兵档案】沈知影,原名沈建新,男,1925年出生,浙江新昌人。1943年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离休。

91岁的沈知影党龄72年,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不久前,这位耄耋之年依然精神矍铄的老人向记者讲述起了战火纷飞时期他的抗战故事。

沈知影家住大市聚镇,家里排行老大,小时候家里开了一个特产行。故事得从他还在上知新完小那会说起。当时,学校有两个音乐老师时常带着学生唱抗战歌曲,像《游击队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并时常组织学生沿街唱这些歌曲,所以即使到现在沈老还能记得旋律,时

不时会哼上几句。而真正在沈知影心中埋下抗战种子的,是他演的一个话剧。“我扮演一名战士,剧里就是铆足劲儿地刺杀小鬼子,当时觉得自己很英雄。”沈老笑着诉说他的热血青春。但让沈老遗憾的是,他的学生生涯过得很不太平,一有飞机、炸弹的声音就得“作鸟兽散”。

1942年,日军侵占新昌,烧杀抢掠。一次,日军将火种投向沈知影所在的村子,瞬间燃起熊熊大火,沈老的父亲赶紧带着一群儿女跑到附近的山上躲避。当晚,少年沈知影站在山顶,看着自己的家园被火舌吞噬,听着村人一阵阵哭声,悲从中来。第二天,沈知影回到村子,村里还热烘烘的,他打小便认识的一位邻居老伯也在火灾中去世了。“当时大市聚区地

冒着生命危险投身抗战

老地下党员沈知影的抗战故事

下党组织委员袁志平和我们家走得比较近,之前还在我父亲的默许下以茶商身份安插了一名党员,那么多的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使得我要干革命的思想愈发强烈。”

1943年5月,沈知影在袁志平的推荐下,前往四明山三五支队。在四明山学习了近两个月后,组织考虑到沈老家里开商铺的有利条件,希望能回家乡,多做宣传,多吸引人加入革命的行列。沈老笑着说,“去的时候我可是打算要与小鬼子好好厮杀一番的,这会被告知要做地下工作,不禁有些失望,但是转念一想,这也是在为革命服务,而且确实我的家庭背景适合这份工作,于是也就释怀了。”临走前,沈知影提出要入党,当时的负责人却说等做出成绩了才行。那又如何与组织联系呢?那人又说,到时自会有人来找你。

7月,回到家乡后的沈知影很是兴奋。“那种想让全村人都知道我参加了光荣的革命事业,想让所有人听我号召一同参与的雄心壮志到现在想起来都很清晰。但是现实却又真实的摆在那里:我不能暴露身份,一旦让人知道,

我和我的家人都得遭殃。”幸好,少年时期的沈知影也许是得益于家里从小经商的缘故,察言观色的能力很强,几次眼神交流、几场对话便清楚此人是否“有戏”。当时,沈知影有两个同学常常来找他玩,一来二去,沈知影便把他在四明山的所见所闻“润物细无声”地灌输给了他们,不久后,他俩就拿着沈知影的推荐字条奔赴了四明山。“讲革命道理,讲革命成功之后生活将会变成怎样,讲党性讲原则,关键要看对象讲事情。”沈老说,当年,他一共动员了三人加入革命队伍,其中还有一人因家里贫穷拿不出路费,他“倒贴”了20元。

1943年下半年,联络员俞伯才找到了沈知影,并推荐其入党。“那天很兴奋啊,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身后有亲人,有组织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沈知影的工作除了宣传动员之外,还要兼任通讯员,负责联系当时的芦溪支部和梁高支部,需要时不时送送信、传传纸条。幸好沈知影有商铺作为掩护,任务来的时候,他便挑着麻袋,把纸条捏成一小块放在袋子

的最低端,捏着杆秤,戴上草帽、穿上草鞋,以收茶叶、收烟叶作掩护四处送信。

“心虚啊,别遇上人了,就是路边狗一叫,我的心都砰砰跳,就怕被人发现了。”据沈老回忆,一次,他要送信到新东门一个叫王群的人手中,途经城门口有日本人站哨,必须有良民证才可通行。小小年纪的沈知影便机灵地从拔茅的一位表兄弟那借了一本良民证才完成任务。而就是那一次,他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了百姓经过据点得向日军鞠躬,稍有不慎就得吃耳光和挨枪杆,心中更加坚定了抗战的决心。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沈知影白天宣传抗日,送信送纸条,晚上便隔三差五和村里人一起掘马路,破坏交通阻止日军通行。从少不更事的懵懂小子,到激情满怀的爱国青年,再到稳重成熟的地下党员,沈知影始终保持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胆忠诚,为抗战胜利默默地奉献着青春年华。

(本版由县委老干部局、县新闻信息传播中心联合策划)

诚信是立业之基 实体是兴业之本 创新是强业之魂

